# 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二十六

糧儲類

陳奏自糧獘極難堪部運玩縱當議疏

# 萬曆疏鈔卷二十六

## 粮儲類

冐粮積猾雖懲將來弊竇宜杜謹陳善後末議

以清倉儲疏

王繼光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方今積貯空虛兵食無措匪但帑金窘澁漸見倉粟蕭然廷僚俸米缺支而改折之請猶勤庾氏啓扃以待而白粮之運不繼如此景象　臣等已咎有司之無良矣若夫灌輸既至將爲六軍計口授食而乃被積

奸侵冒動至千百則謂之何近見戶部一本檢舉積弊等事據管下粮廳王事姜仲軾發覺官吏王文學等兩次得侵冒米千石有奇題奉明旨不發司究問而仲軾則令吏部紀錄且申明檢舉之例鼓舞任事之心德意甚盛然臣等猶不勝私憂過計者則謂往歲之虛冒不知幾千萬而幸敗露於今日使非實心釐弊如仲軾者必不肯任勞怨而發神奸及今不嚴立科條關防周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侵盜無底止矣敢不揣愚陋謬陳四事或於倉儲少有裨益

惟　聖明採納下部酌議施行臣等幸甚緣係冐擬

積猾雖懲將來弊實宜杜謹陳善後末議以清倉儲

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清核額夫七

十八衛環而待哺於太倉者若蜂屯蟻聚號稱二十

萬矣此二十萬者果人人實在乎抑尺籍徒存乎守

衛操練者不過修飾故事而頂替詭寄者一人常冐

二三下至星卜皂販之流亦皆混入其中則今日查

汰尚恐不及乃聞經管衙門仍不厭收補營軍門軍

夾裸竝進致各衛官籍口新軍管收除在月异而歲

不同而詐假乎頭亦得通書吏而售奸欺且驗放事
體各署分曹兩不照應支糧者不知軍之虛實收軍
者不計糧之豐耗底冊無據糧案難憑矣惑乎吏胥
貪緣醸此弊藪耶須各衛軍士奉旨查覈臣可無言
但按月支餉國計攸關有不可不一清者夫糧無定
額由於軍無定數軍無定數由於歲多濫收爲今之
計三大營及各衛所逃故者既不能盈往日之籍而
新收者又不能絶詭冒之奸濫收無實人人知之而
況巡捕營番挍所見濫原額至千百乎乞勅下該部

察盈虛之數求効用之實溢於額者未必一一能裁不及額者奚必拘拘求補清查之時當以見在為數粮斛之支惟以見在為額斯可矣此後見在之中有逃故者纔許頂補各營衛之報兵部也先堂上而後該司兵部之行戸部也亦先堂上而後該司則大司農徐而察之劄委粮廳覈對軍冊別無虛冐然後給勘合定倉口一面移文 臣等及巡倉衙門知會程前較後每月多寡之數昭然可覩矣夫行伍凋耗 臣非不知但補者計空名而免者省實餉名實之間相去

遠矣況壯根本振神氣又有在精而不在多者伏乞
聖裁二酌部差夫司農之屬差甚繁夥以職守錢穀
責成不容不專耳然事例不一有題差有劄差而瓜
期或以三年或一年無非量政務繁簡斟酌久近而
考覈交代因之矣其註選者若經通糧廳等項題請
若銀庫倉場等項事體原重經理頗詳無容論矣至
下糧一廳綜覈七十八衛之軍坐放六十四倉之糧
且軍之收也頭緒多端倏而職方又倏而武選又倏
而總協雜箚給付莫不經由其手而諸軍非領有實

收不敢支各蒼非坐有勘合不能支每歲二百萬之
出則一人實司之事頗不重與差不題期不久臣不
知其解矣夫都邸之差漸成虗套若又以不專之心
而待此不久之時有終其差而不知差中事者文移
往來及因革處置惟奸吏是憑耳臣以為下粮一差
向皆部委今不可不題也向皆一年今不可不久也
盖部委權輕而一年未諳留心也方諳而又代後來
者纔代而未諳宜乎侵漁肆出奸弊難詰乞勑下該
部查下粮廳職掌至為繁鉅或比照京通事例三年

爲限或比照京庫事例差滿考覈惟以杜弊孔發隱奸者爲能其職而日後陞擢程資計俸畧示優敘之意或者歲月稍久勞瘁雖多而人情亦甘之乎伏乞聖裁三議完報夫京倉積貯六軍之命脉寄焉故美餘登報支放覈實經管衙門無一不備 祖宗立法亦纖密矣尤於註銷獨詳焉在各倉有註銷在各衛有完呈註銷者何因實放而開銷所以防各倉之僞放也完呈者何因支完而呈報所以防各衛之僞支也事本相因法可互證從來久矣奈何近日註銷如

故而完報愆期七十八衛之間有經年不報者有數月不報者有報而不明者臣等面詰展轉支吾撫司提究又多推諉雖哀告寬限續有完報終屬搪塞誠為可恨然又臣等嘗虛心採訪其情亦有可原者委官更換則後時用印艱難則行賄買辦紙張雇覓謄錄種種難堪而況造解衙門甚多各文冊更冗經歲拖延良有以也為今之策不令開報別無可知之實責令完報不免勾攝之擾均非便計無已則衛冊可裁而下糧廳手本宜增乎何也下糧廳之坐放即各衛

之實支花名細數俱在彼中查有的據方出勘合是所重者已有在矣但臣等衙門軍額消長糧額盈縮皆不可不報然得一手本開列梗槩即了然在目矣而衛冊何爲耶乞勑下戶部查議冊籍之虛文未若一揭之簡便轉劄下糧廳今後每月終坐完倉口候取京通實支到日即移手本到科開註某衛實在軍若干名實支其倉口糧若干石內逃故若干新收若干曾否溢過原額明白開載而花名細數則不必用矣至各衛文冊一槩免行投遞則在衛官省攢造之

勞在軍士免科派之苦而臣等衙門既的知軍數又實知倉儲法簡而事明亦尚實釐弊之一端也伏乞聖裁四巖稽覈夫輦轂之下積役盤據法令難行非旦夕矣臣以爲弊之滋非獨下之過而上之人與其責焉關防不密其姦易售雖新叅之吏亦將窺意向而鑒倖孔況久戀積書慣弊官吏如下粮廳所謂王文學吳周等乎當其査平頭也呈眞以藏假及其支名粮也飾假以爲眞此其計非不狡謀非不詭而司事者一加綜覈立見講張官不能爲官諱端倪一開

首尾難顧而侵冒真情竟得之須奉旨提問羣情畏
懼聞陸續出首者粮且無筭誰謂漏網遺奸能逃於
精覈之下哉天下無不可革之弊而惟難於心討之
臣若仲軾者將已往坐放之粮重加校正硃批墨跡
情弊顯然真可以燭奸而垂範亦可以檢舉而盡職
似不可不申明者乞敕下户部念粮之清楚惟該廳
濫濁亦惟該廳務令殫精畢慮剔蠹革奸軍单虛實
若何而發行一立爲成規不得仍前淆混毋季終
將坐放過數目再行磨筭磨完呈堂查考如有差訛

即行檢舉勿待及瓜自貽壅滯至於該廳書筭并非吏
部閣撥非真正吏典者不許收用而三年之外必勒
令更替如有懷法干紀者當即問革蓋見粮之弊衙
官非通書筭必不能書筭非歷年歲必不敢棍徒而
久役此吳周之有今日也伏乞 聖裁

京儲漸縮歲支益增懇乞聖明早計以實倉庾

備緩急疏

趙世卿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

臣備員倉場職司貯積日夕思擔愚忠以裨國計而畫無所出前於帑藏匱竭已直數為　皇上陳之矣而倉儲之漸縮則尤有大可慮者故輒敢遡流窮源為　皇上再一熟數之我國家制賦定額每歲漕糧四百萬石內除發運邊鎮四十五萬四千八十餘石又除舊例改折一十七萬七千七百餘石其運入京

通二倉交納者實止三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於內又派撥三萬五千上納皇城四門倉以放宿衛軍粮又派撥一萬二千上納祿米倉以爲官吏薪俸餘分京通二倉以支官軍等項月粮此歲入常數也京倉每歲支本色六箇月通倉四箇月除皇城四門倉祿米倉所支外每月該支二十四萬十箇月共支二百四十萬五月十月支放折色此歲支常數也邇來天時旱澇不常地方災傷疊見以致漕粮數告改折本色之運至京通者歲僅百餘萬或二百餘萬運

年未見有及三百萬者漕折之解原爲支放折色而設自二十五年庫銀缺乏之間復議借本色以充折色今則缺乏愈甚借支愈頻每年又增實四十八萬加以班軍之行糧大工之借給又約支二十餘萬夫歲餉之征輸既日歉於正額之內而歲支之繁夥又日溢於常數之中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所入不勝其所出而所積寧保其常盈乎見今京倉所貯僅存五百六十八萬二千有零通倉所貯僅存二百六十五萬五千有零而每歲關支三百餘萬度出量入不及三

年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而今已無三年之蓄矣歷災沴之頻仍而蒿萊相望民脂之既竭而椎剝難供事變起於無聊而竿鋤爲警舟車阻於有梗而咽喉不通其將何以待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金銀珠玉則糞土不可食者也困窮切身雖父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此杞憂之抱臣所爲日夜稟稟而寢食靡遑者也勿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與其不求而待斃孰若蓄之猶可爲乎將不可失圖

之此其時矣伏乞 皇上急採 臣 言勑部從長詳議
每歲漕糧苟非萬分災傷勿輕議折以豐其入五月
十月月糧仍放折色以節其出夫帑藏空而後借漕
折漕折盡而復借倉糧窘迫之秋有銀安足以代食
目前通融之計合將通糧應支四箇月外坐派一月
以抵京糧上年多放之數此後漕糧照舊二一派撥
但遇借支本色不在常數之內者許於兩倉均勻派
支庶於調停之內寓撙節之宜不然京倉之出無時
而入復不繼兩年方當一年之額而一年復兼兩年

之支臣愚下計不知其所終矣憂慮深極冒昧懇瀆
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祛陋習以清弊源以裨儲政疏

趙世卿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年八月

題臣待罪倉場數載與各監督司官矢心相約事不敢以猥屑不親弊不敢以勞怨弗任自謂可十清其六七猶有一二明知其弊未盡祛除者蓋緣事在部中臣稍知之而實未能悉之費出公役臣思裁之而實無從補之坐是越趄以至今日特蒙簡任濫竽茲官始得深悉弊源力爲區處議有成矣安敢復避煩瑣不爲皇上一陳之夫京通各倉員役甚多然官

攢運斗則有月糧運夫抗役則有貫苴其費給原自相當也乃各役貪饕無厭于旗甲之上納也卸載入門曬揚盤量種種有索少不如意則潛伏過囤搓實尖擡以虧損其正數遂致各運官狼狽他鄉終年追比又于各運之赴領也除上號散籤給籌擺牌不計外每石扣除脚米一升此外又勒搨錢數文夫一時一事耳脚米之外又有搨錢此胡以說焉臣于是乎不勝憤矣亟罰以懲之矣乃此禁方嚴彼實復出竟付之無可奈何臣于是乎不勝疑矣豈錮弊之深一

至此乎久乃察得其故則臣 且寬之且憐之矣非若輩之真可寬真可憐也以若輩之有辭于我非得已也臣 部公署修理不知起于何年各司輙呈堂轉行各倉取磚瓦木料沿爲故事夫倉頭不肎固曰倉中之餘而輩掄廪餼之費其誰任之然此猶曰借用一時也至倉攢軍斗所得不過月米數斗耳乃臣 部報堂守門等官印書輿皂等役一切工食于是乎取之夫以堂堂聖朝六卿之署豈難辦此而令之借潤朽株也則亦可差之甚矣然此猶曰題奉 欽依遵行

已久也至倉庾非投節之所也監督非置郵之官也
脚夫非走遞之卒也乃都中大小官員啣命而出者
每每向其倉討夫若干信宿往還經年奔走與者不
勝類歷受者視爲固然彼各官奉使俱執有勘合郎
會同館所給不敷前途自是足用一程之費辦之有
餘奈何不權宜區處而槩取給于幾倉之貧役也葢
至于星軺遞送而倉役之困累于是乎不可言矣夫
修理未已也而又苦之以工食工食未已也而又重
之以遞送彼俱貧人寠子日求升合豈能鑪錘點化

安得不取償于旗甲又安得不作奸于放收乎我欲
禁其利而反重其費是明教以爲奸也我旣重其費
而復問其奸彼將執苦累以告我我其何辭以應夫
潔流者清源正影者端表　臣請是自　臣部始査得　臣
部每歲收貯臨清倉葦蓆昌平鎭簽稍暨崇文門稅
課司九江臨清欽關奉旨額設公費暨工食銀二千
餘兩專備新官到任酒席鋪陳心紅紙劄筆墨燭炭
修理衙門幷本科十二司書手工食禮部鑄印局炭
價之用年終除所費外劄發太倉銀庫作正支銷此

不過滄海之一勺耳國家豈藉爲盈縮合無即留此
項抵作各役工食暨雇覔匠役之用儻有不足臣等
再爲議處其一切津貼工食倩借工作與夫出京夫
役槩行停免毫不干涉然後嚴禁倉役不許仍前屑
越旗甲股削軍士有犯者必罪不宥則我無所侵于
彼彼又何所辭于我向來奸弊不攻而自破矣所稱
公平正大之體不愆而民咸于鈇鉞也者豈非甚便
計哉此等事體最爲細小豈宜煩瀆　聖聽第人情
沿襲已久立法之始嫌怨必多非借嚴旨終無以破

拘攣而一法守也夠各役工食又經奉有明旨非
臣之所敢擅議者乎坐是月咊絮隙仰塵睿覽伏
惟俯賜俞允勑下遵行再照錢穀猥顇奸徒覬覦有
等無藉積棍往往擅入倉場無端討索少不如意輒
敢掉臂司屬之前蜚謗通衢之外更為可恨臣曾請
旨嚴禁但查經今日久玩忽又生併乞天語叮嚀
重申前旨以後再有擅入討賞者聽各監督司官拿
送法司依律究擬儻係各官曲狥體面濫行給賞臣
訪知即以罷軟詿考移咨吏部查照劣處庶輦轂之

下法紀常肅所裨軍國大計非淺鮮矣

倉儲日虛理應及時從長計議嚴禁改折以裕

國計以杜隱憂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

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暫管總督倉場刑部左侍郎謝杰題臣聞民以食爲天故善治國者以足食爲本我國家自都燕以來漕東南之粮四百萬石以實京師此二百年粮運之定額也爲因近年地方屢告水旱災傷議將本色改爲折色兼以邊餉外急庫金內空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折支

者於情又復不利於折年復一年安得不至於匱者
須因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臣以原官暫管倉場
臣視事未及五月掣籤未及兩輪而糧已報完計收
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
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所收亦止一百八
十六萬九千石有奇已自爲少況今年又不及其數
乎緣今歲改折一百四十六萬五千餘石去已不翅
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餘萬石卽此折而
復留已近一百六十六萬餘石加以門糧節傘四鎮

通倉共派九十餘萬石則進倉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臣　考每年出數共支通倉者四箇月全支京倉者八箇月約計支米二百餘萬石而今年之閏猶不與焉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僅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足二年之支設使明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併此二年之積亦耗矣說者皆以庫銀之乏之為可憂　臣以為銀之乏誠可憂也但係輕賚之物猶可源源而來非若粮之一年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況今年粮運全賴天時助順河流復通而粮數又少故得迅速抵

灣倘天雨不時河道梗塞又時事之不可知者可不為之寒心哉且人心不古澆漓特甚年偶因南粮阻滯暫儲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為故事該臣屢票嚴催迄今方得完備由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勢必展轉營求本無災傷而告災傷本非水旱而告水旱因循故套又將以改折告矣但倉庾空虛至此隱憂已在目前市恩遠怨臣獨何心在倉言倉非臣得已伏乞 天語叮嚀勑下戶部乘此會計之期通行各省直地方非真有十分之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

不許其輕言改折河工別爲摘處亦不許其輕言裁節毎年粮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毎年餘積必至數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漕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之地而將來之憂可杜矣衣袽有備履霜無虞國計幸甚 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戸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總督侍郎謝杰題稱暫管倉塲計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僅四百八十八萬餘石僅足二年之支又今之要

乘此會計之期通行各省直地方非有十分之災不許其輕言改折河工別爲措處亦不許其輕言截留各一節爲照額定漕糧四百萬石皆國家惟正之供而三軍所待以爲命者也倘因旱澇頻仍改折數夥流離相望議賑日增兼此河工告急堅請截留夫以額派之糧止有此數今支分既衆則積貯必虛故臣蒞部事以來朝夕憂思近該各省直雖有報到災荒未敢輕議改折者誠欲圖漸積而預爲之處也今該督臣殫慮竭思最爲遠見所據前因相應依擬覆請

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地方非有大災大祲不得輕議改折河工支用別爲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至於臨德二倉積貯原備災傷支運此後附近省直亦不得輕請賑濟本部仍咨工部知會

倉儲匱乏之殊甚運道淺澀非常不揣敬陳愚悃
冀以少濟時艱兼裨國計萬一疏

謝　杰　總督倉場刑部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

臣聞天下之大命寄於積貯帝王之舉動貴於萬全今京師各倉尚歉二年之積而孤臣過慮恐生一旦之虞業已兩次具疏上請矣荷蒙允行特勑巡漕巡倉二御史往董其事臣愚敬服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故當用人慎重之秋而獨能勇決如此臣方喜之不暇更復何言但臣睹鳳陽巡撫李三才帶管巡漕

御史蔣以化疏報清河日涸愈濬愈消重運可憂併乞寬假等事臣一見之不勝驚悸夫漕粮本關軍國之命脉況今歲又值時勢之艱危則新運之來不來乃三軍饑飽宗社安危所係臣忝當事之臣安得而不汲汲者敬用條為四事以叩九閽伏惟 聖明留意焉一曰總漕之撫臣宜議臣按議單一欵嘉靖三十八年題准總督漕運都御史務要久任必漕務修舉每年運粮無欠方許遷轉蓋其重也如此今河漕既分則鳳陽巡撫李三才者其任也三才之才品各

御史言矣臣不敢贅惟是既去之人復留在事雖人臣任勞之心未嘗少替而羣下觀望之際不無生心夫當此漕河消涸之會縱使羣工兢奮猶未必天意之何如況人人以觀望之心承之其能濟乎故如三才者 皇上誠念其賢即當亟復其官以遂彼任事之勇或聽其去亦當亟求其代以釋彼肩鉅之勞似不宜遲疑兩可以誤大事也者巡漕之憲臣與撫漕之重臣其勢相等以欽點巡漕巡倉之心爲簡用撫漕之心是直在 聖念一轉移間耳茲臣之所以竊

有望也二曰放糧之折色宜復臣按倉中舊規每年四月十月軍糧應放折色歷年行之未嘗有改須因度支告匱遂并二月盡放本色每年多放兩箇月計放過糧四十六七萬石則倉儲安得而不益虛乎臣前二疏竝未言及者誠念本部之苦心未忍形之齒頰耳今舊糧將盡新糧未來勢已岌岌乎臣始不得不披瀝一言之恐日後米價益高即欲復此舊章勢愈不易故不如趁此四月之期仍放折色一月如後全漕抵灣則止放四月一次亦示愛禮存羊之意倘

或漕運艱澀則十月亦須弁放以復前此一定之規蓋銀係輕賫猶可不時而來粮係重運非歷一年不至以今日之時勢十分窘急內儲既虛外河又涸憂煎湊合故不得不懇切以請也三曰臨德之補數宜先

臣按臨德二倉所積原不在漕粮四百萬石之內專爲補地方災傷改折而設本年災傷約徵折色二十萬石矣故所運于二倉者亦以二十萬石之額補之此係山東地方不經過淮可以徑運入都者也目今東南漕粮討難以預期則彼臨德補觧自應以速

發且二十萬粮軍八一月之食也得此粮以入倉再
合今歲河南山東江北之粟米計之亦權可以增數
月之食倘其不敷俟四五月間南漕若果不至即盡
括臨德倉中所有之數觧之則河下有漕船孰能計
其多寡倉中有糟米孰能審其盈虛非惟積儲稍充
而都城有賴抑且米價不湧而人心亦安倘他年豐
熟河道疏通不妨照數抵還二倉則在此既有濟於
目前在彼亦無損於日後未必非策之得者也　臣聞
古者鄰國凶尚不遏糴以示有無相通之意況今四

海一家而臨德地方又不遠千里乎茲臣之所以議之也四曰工部之修倉宜預 臣 按戶工二部故事凡收糧俱督以戶部之司官凡修倉督以工部之司官各有分司期於共濟但頃來修倉之期適值收糧之候在戶部則車脚之奔走在工部則工匠之往來本部監督王事僅能掣乎車脚不能禁遏乎工匠出入溷淆莫辨彼此而車脚遂緣之以便其盜米之私 臣訪知之欲禁之久矣今適鳳陽巡撫疏乞寬限夫既曰寬限則糧之至者必難如期而倉之建者可以

預理合無趂此春令方燠夏潦未乘之時速速以修倉為事此及漕粮已到各倉亦必報完則工匠不得以溷入車脚不難於稽查盜米之奸可立革以後立有成法年年按此而行是亦倉規之一便也夫工部司官本非臣之所得督率但素以道誼相期必共襄國是茲臣所以不得不藉上旨以一申明之也夫此四者一係吏部之人才臣不宜于一關本部之空乏臣所宜體一屬工部之職掌臣不宜侵第時艱而言之稍切情苦而慮之必周所持三臣同心仰有國而

不知已或能亮矜臣之啓憂而不罪臣之饒舌也如果所言可採伏乞勅下各部詳覆施行庶幾一得之見收猶與隱憂之可杜臣雖冒乎多言之罪亦有所不辭矣

因事陳言補偏救弊懇乞聖明俯賜採納以安

既勞之民以節已費之財疏

張　棟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二月

本月二十二日該山東道監察御史江東之題爲恪

遵恩詔改正虛粮懇乞　聖明溥賜飭以昭嚴威以

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事奉　聖旨各處新增田地

虛粮已有詔旨摘查改正撫按如何不着實奉行這

所奏戶部着看了來說車大任要譽害民着革了職

爲民欽此臣待罪該科伏讀再三心怡神暢非御史

上體明旨下軫民瘼不能有此陳請而非我皇上
明見萬里從諫如流亦何以能諄諄降諭戒羣工而
定民志也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
前後兩年盖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
者方敢詳言以瀆天聽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
弊政行之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
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天下第
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槩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
臣所領新建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

零而先年魚鱗文册並無一字可考訊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五供錢糧額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册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册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鱗册遂無號數而上中下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粮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粮里猾爲賣主愚民爲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粮展轉爲奸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爲奸者亦自不

知其所由來矣不丈何由得革唯有無粮之田斯有無田之粮富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衆者尚可併力分賠其澆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懼參罰之及而莫之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爲弊政

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即以江右一省言而為府十有三為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即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參罰立至於是有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特東南之

與西北爲爾也即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
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
始議文也即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旣
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
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柰之何束縛
之禁制之頒條列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
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
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驊騮騄駬天下之
駿馬而試而銜轡之閒則疾不能過貍鼬黄虎白鷴

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鮮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不能也況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卽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履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日則不許長吏就榻撫按過司府司府過州縣若曰寧畧毋遲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於民情之稱便與不稱便地方之相安與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爾時各州

縣官固有承輩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譏拔者乎頃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劾疏在前誰敢不避語云兕虎在前見有餧之珠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於行法而乃歸咎於法之病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費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

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務之利耳
然當此之時民巳勞矣財巳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
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更丈議復舊則折筴也
收冊也歸戶也收圖也又嘗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
得而害巳隨之斯民何幸而蒙　皇上之軫念又何
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臣以爲補偏救弊之術莫
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
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其省有何利其省有何
害其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

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之未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據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稍爲查覈據新冊而酌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算此

其弊在田畝其界在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兒界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丘勘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筭不可曉諭役害之家使自首告耶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未必無晰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令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巳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尚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根不去就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尚倍乎與其援底更

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尚萬萬乎第須專責之於撫臣使撫臣經付其托於該府該府經付其托於各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於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達之於府府可以達之於院如臂指之相通也至於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讋服豪彊可以潛消謗讟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於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於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

若不經行府而轉行言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來免有所畢局而況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脚票亦多徒令長吏苦於應酬疲於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於撫臣撫臣又專責於郡守郡守又專責於縣長吏而遴選宜民便宜行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慎毋以文罔束之慎毋以條約拘之慎毋以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為行止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為低昂慎毋以一

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勸怠則庶乎責任重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卽可稱爲良法而況丈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也今旣許其便宜不限之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責之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罪亦可也若

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以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於己者又易從生謗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但既以成功責之即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尚羈於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

懲罰之重而人知懲如是而功有不成者臣亦不信也然臣之所見不過一班臣之所知不過一縣臣之所言者不過千慮之一得其有裨於丈量與否有益於民生與否有補於國事與否皆非臣之愚所能知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亟行各該撫臣及時酌處以甦民之勞以節民之費民生幸甚臣愚幸甚

國計民生公私交絀隱憂可虞敬申末議以仰
裨萬一疏

張　棟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給於東南辟則千金之家所居雖在城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充然足於用不見其乏迫乎出日滋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在取盈卒以告困蓋愈乏愈急愈急愈乏之勢所必至無足異也天下猶一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爲

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於一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於將來陶朱公候時轉物不過如此項歲以來庫藏已竭杼柚其空而逋賦益積未有完期蓋臣喆士憂國憂民亦嘗探極根本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必果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 臣東南產也見如井蛙不能遠有所覩又不能出奇謀建高論惟是區區一念耿耿在中不容自已謹摘其一二斷乎可行行之

而斷乎有益於民生國計者請下戶部虛心詳議毋泥拘攣務使國用漸舒民財不匱上下其胥賴哉緣係國計民生公私交絀隱憂可慮敬申末議以仰禆萬一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曰蠲荒田臣按東南卑濕濱江沿海拋荒田地無歲無之各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以宗人府緩征各項補之奸竇易生虛冒日衆且歲報荒數不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覈要見某縣荒田實在若干某圖某圩某號查明四至果係堋

江埛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粮即查本縣會報有開墾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科之粮若干以抵實荒應除之粮有無足數即使不足寧可均攤於乎米之上毋得立有荒粮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能究結葢既爲荒粮自當開豁而每石又折銀五錢未必加輕徒滋奸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是積胥之所利而小民之大累也誠然乎哉故荒田不覈則荒粮終無所歸而逋賦將與日俱積勢也此荒田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二曰寛改折臣按東南粮則

照詘起科大率本折各居其半而復有所謂改折者何也抵因凶歲籽粒無收而歲輸有額難於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於取民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在議者以為正米一石原有耗米四斗合之為一石四斗則雖折銀七銀亦不為重不知此耗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初非入公之於官者也捐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謂不費之惠奈之何必欲斂而入之官耶若曰有免即當有補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一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抵米原不虧一石之數又何

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欲重之於五錢之上者舛也
此改折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 三曰解白粮 臣按
國家歲派白粮正額二十萬石有奇我 聖祖定鼎
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轂之下故用民運今東南去
京師不啻三四千里每白粮一石有白耗米三斗加
二舂辦該米二斗六升又夫船米八斗內本色四斗
折色四斗該銀二錢又車脚銀四錢是白粮一石費
用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達京師且有浥爛
有飄沒而鈔關又有船稅臨清又有帶甎河西務又

有剝淺諸如此費更不可計既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臣愚以爲宜照漕糧事例即令旗軍帶稍本船每船以十分爲載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凡加耗板蓆等費比之漕糧寧過於厚而船稅帶輓剝淺等項一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既得免北運之累即旗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白糧之當議者也伏乞聖

裁四曰審徭役臣按條鞭之法雖槩行於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於江右臣先任新建縣知縣巳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証之夫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足於官銀民間自本戸粮差之外別無徭役自完本戸粮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於無擾耳今既云行此法矣胡復有均徭之審耶解戸收頭修衙修船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舉請言其詳盖錢粮既徵在官則以官收

亦以官解宜也何爲而又僉大戶一領一納庫吏皆
得上下其手解戶甘心賠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
空批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於小民者此解戶之
所以稱累也徵收錢粮除用櫃頭其害不待言矣即
如派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
何故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未經解盡收頭之責
終於未完庫吏因而爲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
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
衙修船既有徵銀在官矣卽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

可也今乃仍點大戶官銀不足傾家賠補而該吏人等猶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冒破稟官究責以致浮費之數反倍於賠補之數夫焉得不稱累下程酒席亦既額有官銀矣即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乃仍用里甲倍費不貲蕩産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爲利不得則以苛簡稟官罰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奉上取支牘錢無以應其求而亦派辦於徭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自每名量田數多寡又派容役銀入官公用不

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爲吏書所乾沒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猺役之當議者也

伏乞　聖裁

白粮弊極難堪部運玩繳當議懇祈聖明特賜查處以肅法紀以重供應疏

陳蕖　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光祿卿孫瑋等題臣惟東南小民竭脂膏以供上用歲輸白粮轉運千里賠費蓋不貲矣故向來寺臣憫其難苦往往加意寬恤之苟可完事無樂過求詎意法以因循日弛人以姑息滋玩遂至積奸倚包攬為生涯而乘時射利巧宦視部運為奇貨而狥私欺公如今日之

極者又安可不一問乎竊照本寺歲額粳糯米六萬有奇坐派蘇松常嘉湖五府然起運有時完納有限掃和有罪愆期有罰又有總部督之協部押之凡以防民奸重國用其載在漕單者犁然備矣故白粮舊例民挨軍幇魚貫而進遲及冬初靡有一處不完一人掛欠者至昨二十六年則大謬不然矣完者十七未完者十三咸藉口守凍以爲冰消卽至及事後訪之始知因米價騰踊停泊官瀆賣貴買賤以粗易精捏詞支吾搪塞了事彼時卽欲據法叅題顧其米色

雖抵猶堪搭放期限雖違猶及接濟既於公家事無
大悮而臺臣方大美又旋有申明之疏故臣等以爲
可已也詎期至二十七年則更甚焉至者未及十五
而未至者將十之六焉以至今歲三月本寺倉庾如
掃而內府各衙門催討急於星火不得已選差牌役
於天津臨淸等處偵探有船在無人者有人在無米
者有人米雖在遲回顧望不欲即發者總部官或先
或後莫知所在而散部官猫鼠同處雖在如無延至
四月終烏程武康三縣始到五月盡長興吳江海塩

德清無錫五縣始到六月初嘉定吳縣始到其長洲桐鄉至今未到其到者復挿和粗惡大半不堪欲行退換無論千百白粮勢難卒辦而內外守候關支者肩摩踵接亦勢難再稽只得隨到隨收照例篩揚委曲給發以應目前之急然費處則大甚矣夫漕单違限有罰而今則越歲經年不異也挿和有罪而今則盗賣買補爲常也於此不問年復一年日甚一日獘將安極供應奚賴是以東南數萬膏脂徒作積奸肥家利己之本而朝廷千里轉漕祇爲巧宦罔利營私

之媒損國病民孰此爲甚臣等誠不知總協部官所部者何物所總協者何事而玩漫不經心恬弗知畏一至此也有無遏同臣等固不敢厚誣各官而是否縱玩在各官或亦不能自解矣除中間違限雖久而米色猶堪及米色雖次而攙和無多者姑不敢過求外擇其甚者如歸安海塩長興三縣違限既久米色更惡使處處若此將何倚辦至桐鄉長洲二縣米色美惡未可知第今新運當至而舊運到狀未投遲玩則已極矣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

非過將嘉湖總部通判王仕鳳協部典史胡文宇蘇
州協部主簿盧儼叅酌漕例分別議治以警將來至
四縣粮長干係人衆應否免究作何申飭一併覆議
上請再照國家歲運太倉米四百萬石然無一後期
至豈彼運者獨非人漕者獨非河而部運者獨非官
乎然而遲速懸絶完欠迥異盖彼有一定之令而此
無必行之法也竊思前項白粮旣載在漕規合無比
照軍運事例悉聽廵漕憲臣差完之一體嚴覈如或違
玩將協部官照例叅處庶粮觧知警獘端可清而有

裨於供應法紀者非渺少矣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
道欽此隨該戶科叅看得光祿寺白粮雖民運乎然
較之太倉米則一以供軍一以供國夫孰可緩者古
有一水不通思荷鍾而先征一粒未運期負米而先
趣似不專爲餽餉之急據疏舊例民挨軍幫魚貫而
進遲及初冬靡有一處不完貿之漕單開列甚具惟
查叅不由憲臣則因循多任巧宦該寺欲與軍運一
體嚴覈叅處直爲救弊確論不然則乘時射利徇私
欺公者猶當視爲生涯爲奇貨而僅僅議處恐不足

以盡之蓋查參垂之經久而宿蠹可消議處懲於暫時而積奸莫革亟宜於巡漕勑內添入此款以肅法紀而重供應在彼旣知有難犯之條即此亦恃有必申之令無第云根數無幾而始爲酌處者也抄出核之通抄到部議覆間於六月十七日該本司陞任署郎中事員外郎王梁奏爲府佐部運稽遲被參妄行投賄懇祈聖明特賜查處以警官邪以肅吏治事內參湖州府通判王仕鳳差林〻六投賄七十兩緣由奉聖旨戸部知道欽此併抄到部查覆間隨據解戸宋

王祥等連名告稱係各解戶懼罪妄行本官並不知
情等情本部以職非刑名題送法司嚴加究問去後
今准刑部咨稱問得林大等十三名分別首從以財
行求計贓坐罪各擬徒贖罪王仕鳳投賄既出衆解
被劾委非其辜衆口不能盡誣公道自不能枉第其
愆跡已白原有可原而鈐束失嚴似應量加罰處聽
該部同部運違限事情一併議覆題奉　欽依咨會
到部送司卷查漕運事例內隆慶二年題准民運白
粮每年十月終徵完十二月以裏盡令開行掌印管

粮官依限完報者奬勞違限者查照漕粮事例叅究
總協部官管押粮長運至瓜州聽儧運御史漕務叅
政儧入軍幫內一體督催到京完納又一欵民運粮
行總協部官正月以裏督行開船定限六月以裏完
納如部運官不依期催觧違七月終限者住俸三箇
月違八月終限者住俸半年違九月終限者住俸一
年違十月終限者降級歲終不到者比能輭例罷斥
各掌印官遞降一等又一欵民運照軍運每船許量
帶土宜四十石經過鈔關驗無多餘夾帶即時放行

免其納稅等因備載漕單見任遵行今該前因通查
条呈到部看得光祿寺卿孫瑋等題稱歸安海鹽長
興三縣民運白粮違限既久米色更惡桐鄉長洲新
運當至舊運到狀未投違玩已極要將嘉湖總部通
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宇蘇州協部主簿盧儼參酌漕
例分別議治以警將來至於各縣粮長干係人衆應
否免究作何申飭一併議覆上請及稱國家歲運太
倉米四百萬石無一後期至者然而遲速懸殊完欠
迥異竊思前項白粮既載在漕規合無比照軍運事

例悉聽巡漕憲臣差完一體嚴覈如或遲玩將協部官照例叅處又看得戶科拟叅白粮民運遲及冬初靡有一處不完質之漕單開列甚具惟查叅不由憲臣則因循多任巧定今若僅僅議處恐不足以盡之蓋查叅垂之經久而宿蠹可消議處懲於暫時而積奸莫革亟宜於巡漕勅內添入此欵以肅法紀各一節爲照民運白粮乃上用正供總部有專官協部有佐領而揷和有罪違限必懲哉矧在令甲犂然可鏡乃通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宇王海盧儼各承專委漫不

經心漕運既巳遲違米色摻和粗惡據例各官均應罷斥第查各官本處原給批文係二十七年五等月方行給與漕單原限正月開行計本處給批之時巳違漕限五月而摻和作奸由於糧長諸人此其罪又在該縣相延起發稽遲不行細驗之故也既列彈章當爲議處内王仕鳳投賄原不知情巳經法司究確無容再議惟其失於鈐束責亦難辭應同各官分别罰治以示警懲所有各縣糧長人數衆多業巳追贓情應末減姑行免究至於白糧運規委當查照漕單

開載事理嚴行申飭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通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宇主簿盧儼各加罰
治再照民運規則漕單之所開載者非不明且悉也
祗緣法久玩生弊竇叢出及各該部糧官員有指沿
途鈔關納稅躭延時日者有指凍阻爲詞捱至一年
以外不到京者有指遭風飄損赴京告改折色者不
思糧已征收開行既與漕糧同時而凍阻完納獨與
漕糧懸異乎漕糧漂沒尚令宅旗均派買補而白糧
失風獨得改折以滋弊乎皆因降罰之典特嚴於漕

糧而有司部運視白糧爲緩焉也相應嚴行申飭各本部備行浙江應天各撫按衙門幷劄各該監兌司官自二十八年爲始嚴督各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將額派白糧照依漕糧事例依期徵完務在十二月以裏盡令開行儧入軍運幇內一體隨幇挽拽魚貫而進不許間斷參差倘有漂失即令照數買補不許告改折色如至開行之期各該有司若或無糧無船及徵收不行用心看驗以至摻和粗惡者掌印管糧官聽監兌部官即行參處仍將各民運起行日期預

先報部查考至瓜州并過淮過洪聽巡漕御史查催
遲延者一併叅究至京完納違限者聽巡倉御史查
照近題事理查叅倉漕御史各於差完之日仍將總
協部官分別舉劾以昭勸懲增入各差御史勑內以
便行事庶法紀嚴而遲延可免矣及查白粮船隻向
來不行儧入軍船幫內者以軍強民弱懼其欺凌仍
行巡漕御史通行各該總運官員嚴禁旗軍人等不
許恃強凌轢民運粮船違者許粮里人等徑赴巡漕
衙門從實陳告擒拏重究所有白粮船隻附帶土宜

原有定額經過鈔關查果例外夾帶貨物照例入官
驗無多餘即時放行不得仍前指以夾帶私貨覊留
罰稅有悞運限並劄管關主事一體查照施行